

顾偕长诗选

顾 偕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顾偕长诗选

顾偕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顾偕长诗选

顾偕著

责任编辑：陈新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常德新源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1 / 32 印张：7

印数：1 - 2000

ISBN7-5404-1553-3

I·1236 定价：9.9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目 录

趋近诗歌精神	杨匡汉	1
天空		6
人类幻想		31
日常状态		49
上帝的梦		58
太极		98
人性之旅 (代后记)		188

附录:

形式和真理的自我解放	楚子林曼	190
超越的触角	顾偕	202
日常状态 (英文)	刘志敏译	208
国际笔会17届主席弗朗西斯·金给作者的信函		217

趋近诗歌精神

——序《顾偕长诗选》

杨匡汉

三年前，也是这样的季节，也是一夜细雨刚过而阴沉又夹着风沙的天气，我在北京南方庄桥下十字路口等待一位首次从南方来访的年轻人。那嶙峋的身影，那深度镜片下一双诘询和忧悒的眼睛出现在我面前，他就是顾偕。一身轻装，背着一叠诗稿以及相关的资料，那是他整整七年的心血。如今，贵人相助，“上帝的梦”变成现实，《顾偕长诗选》得以面世，这是我发自内心的高兴并首先要祝福的。我相信，南方雨季的背景将会珍存那披带苔绿的泥泞和出自温泉的风声，会珍存这个嶙峋的身影和这些倾心抵近澄明的咏唱。人类充满幻想，天空未必总是晴朗，痛苦与冲突相胶结的日常状态，一番恍然如梦的人生，还有超越玄学局限的“太极”，诗人的抒写与其说是在领悟生命或生存，不如说是在“灼热奴役所有的呼吸”时“怅然啜饮深涧的碧意”（《人类幻想》），是在寻求心灵对流俗的拒绝，寻觅一种精神故土式的救赎与抚慰。人们常说，只有自己的灵魂才能知道那不堪承受的代价。真正写诗的人，不免要经历躯体的流浪和精神的放逐。诗人的创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仅需要独立且多以孤独为伴。我不赞成涉及文学、诗歌、学术问题时却辄以“热”、“红”、“炒”之类的词汇去形容，诚如钱钟书老先生所言“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可能是与长期以来偏狭的诗教育有关，人们往往习惯于“生命=实际生活”的思维模式，习惯于轰动效应，在当下，习惯于接受“甜甜蜜蜜”的赞歌或“要死要活”的恋歌，并以为诗就如此这般。谁还有心思去关注时代生活的本真内涵以及对于形而上的基本思考？谁还下力气去亲近乃至接受那种陌生、深邃、从语言到想象的空间更为辽阔的诗歌之美？在这种情状下，加之商业大潮的挤压，诗和诗人必然就被驱赶到边缘。同样，在这种景况下，以真诚与良知为怀的诗人的那种责任感，那种悲天悯人的胸襟，那种拷问灵魂的勇气，那种艺术追求的执着，尽管孤独，却显得分外珍贵。

由《人类幻想》、《天空》、《日常状态》、《上帝的梦》、《太极》所组成的5400余行顾偕长诗，表明了诗人对于“非诗”与“庸诗”的决绝性反叛。所谓“非诗”，是指用泛政治的概念去图解和取代诗意传达的作品，是指仅仅停留于事物或事件的表层作笨拙的贴近因而极易被时光淘汰的篇什；所谓“庸诗”，是指将严肃的诗创造予以平涂化的简缩处理，没有思想，没有心灵的深度，只有情感的平均数和流行色。“非诗”与“庸诗”的氛围，使一些诗人的才情受到遮蔽。显然，顾偕不愿意将自己的书写囿于观念与时尚的翻版之中。他选择的是对人类生存的追问、期待与向往，是对苦难、生死、大地与风云的抚慰、抗争和承担，是“坐在深秋的小麦田里/久久望着/头回看见的无限天空/作一次透彻的/末日交谈”。这种交谈犹如独语，驱使自己通过诗歌深入到真实的人生和生命体验之中，找回真切的个我——一个对人类、世界、生存和存在的沉思者。

如果说笛卡儿有言“我思故我在”，那么，我们或许也可以讲“我诗故我思”或“我思故我诗”。在一个需要面具和道具的年代而诗歌并不提供面具与道具的时候，我们固然企盼诗歌增添抒情品质，但也更希冀强化其思考品质。不能想象我们的诗依然

在不痛不痒地抒发不明不白、不三不四的小小情怀或世俗化的所谓“哲理”——那是一个时代艺术思想的畸形和隐患；也不可纵容并无诗情更无诗思的匠人们继续以分行排列的文字败坏读者的胃口，既妨碍别人也妨碍自己应当生长超健旺的审美力和创造力。思（包括反省、沉思）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诗作为灵魂的高度和精神的范本的一种见证。可以看出，顾偕的长诗是朝着思之诗的路子走的。无论是与当下生命、灵魂、精神的遭逢，还是文明的回光返照和希冀的幕落幕启，无论是物欲时世的挑战与消解，还是力图在复杂的人文、自然、宗教、尘俗关系中梳理脉络，诗人以“一下成熟的暖和的酸甜/平衡了他富有的急躁”（《太极》），那是一种灵魂的血崩和高蹈，也是在以思者的诗意之光拯救受难的生灵，同时拯救着自己。而一旦以所感知的世界楔入思想，语言符号字词句章在不同的组合中产生不同的审美效果，生成不同的诗境或诗品。顾偕的创作说明，出自严肃的思考而向心灵的地平线多跨前一步，我们有可能更接近诗歌本身。

作为与“非诗”与“庸诗”的对垒，人们常常谈论“纯诗”的概念。“纯诗”是法国大诗人瓦莱里在1920年为柳西恩·法布尔的诗集《认识女神》所写的前言中首次提出，并引发过热烈的争论。瓦莱里称“纯诗”为“绝对的诗”，其思想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典范的思想，是诗人的趋向、势力和希望的绝对境界的思想”：其使命是“创造与实际制度绝对无关的一个世界或者一种秩序”；其运作是“对于由词与词的关系，或者不如说由词的相互共鸣关系而形成的效果，进行某种探索”。他说得玄了一点。但他为“纯诗”所确立的超功利性、诗美秩序的自足性以及诗境要求的绝对性，至少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当然，水至清则无鱼，世界上不可能有绝对的纯。但纯粹毕竟在力排污浊，纯粹充满着透剔、澄明、洁净，为诗人提供一个溶进宇宙、亘亘独造的心灵憩所，于诗于艺术又何妨？我们还可参照当代希腊诗圣埃利蒂斯的一个说法：

“酝酿这诗的大气——我也许可如此说，像所有的大气一般，表现了两个极点，一个极点上立着戴奥尼西欧·梭罗摩(Dionysios Solomos)，这位在马拉美还没出现在欧洲文坛时就已成功地以最极至的精确与和谐，及其所产生的所有效果，使纯诗的意念成形；他把感情置于理性之下，使词句高雅，运用所有语言工具的可能性朝奇迹前进。在另一极点矗立着卡瓦菲斯(Cavafis)，他与T.S.艾略特并驾齐驱，清除所有浮而不实的形式，达到言简意赅与用词精确的极限。”(《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倘若不是咬文嚼字，不是打着“纯”的旗号去玩悬念游戏或言语包装，那么，现代诗歌的纯粹品性，所要求的正是严格地从诗的本体出发，把复杂的人生经验与情绪经过提纯而统合为心灵完美的旋律，以充分的感性和悟性进入有意味的形式而获取如濯如洗的自由，且是站在苦难与神圣的土地上对生命的热望和对永恒的歌吟。也因此，它对灵魂或语言都是一种高踞和超升。

从顾偕的这组长诗来看，他无疑是以渗透与对抗、执迷与变革的姿态进行着“纯诗”的摸索。他宁可清贫和孤独，却竭力让诗歌离雅操、离生命的底蕴、离恰似远山呼唤的心态心境更近。他的读与写，其行为本身是对纯诗的一种凭吊。

顾偕自然还很年轻。这个世界不会给每一个人以创造心灵史诗的机会，但革故鼎新并非一种遥不可及的幻景。顾偕创作的意义在于过程。他的弱处也在于需要进一步精彩和精致。我记得，顾偕曾把他的长诗给旅美的诗人、诗学专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叶维廉教授看过，叶氏跟我谈到，顾偕的诗感和语感都不错，仅欠缺一些对原生状态的提升。我赞成叶维廉的意见。此外，我认为顾偕不必急于在“大诗”“史诗”一棵树上吊死，那容易过早形成思维定势和抒写定势。开放与进取、兼容与融化、种种鲜活的诗意发现传达，不仅对顾偕，而且对许多青年诗作者都是继续前进的阶梯。

从某种意义上，诗是时代的祭司。它唤醒人们对世界的感悟，也吸引诗人追求在语言状态下诗与精神的和谐统一。我们还只能说一步一步地趋近属于诗与真的东西。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游弋，在思想与艺术的并进中使诗歌清纯、坚实而高迈，所有的努力是为了使诗歌精神更加到位。

丙子清明于北京南方庄

天 空

THE SKY

也许这片荒原
是我们最终要去的地方
一切生生死死温柔的传说
将化为不会对话的云彩

当文字支撑起
所有不复存在的历史
支撑无知肉体的骨骼
同时告诫我
坚强，来自死亡
生命于无数次仰望中
赢得了性格
又被数不尽的屋顶
改变成不忘安谧的目光
我们始终不放过
每个季节汗流的代价
在人类的住处
从早到晚均可看见
舌头煽动着枯燥的火焰
爱情一旦摆进任何人眼里
都意味着挽留生活
大地穿过心脏
健壮的胳膊
有一天突然平坦地
汇入了河流
那百年呻吟
使得伫立岸边的你
再次一无所知

2

制造岁月的祖先
也许忘了告诉后代
岁月不是鲜花
当思想的园丁全神贯注
修剪他的枯枝
自然不会明白所有被理解的
都是空白
物质并不具备深度
深度的是那
冷漠诞生的光芒
所有的子孙们
靠吮吸着冰冷的碑文
走向短暂的今天
他们自称为灵魂的那种东西
不过是本书间
贫血的插图
母亲终身保留她的遗憾
外界钢铁般的事实
注定她的等待
不会有比分娩后的那一刻
望着弱小
更觉宽慰

3

幽谷深涧依然明丽

斑斓的卵石却包容着
永不消融的寂寞
许多无人之境
正被昨夜膨胀的压抑浸透
而新的远景
仍在阳光尚未醒来的梦中
你只是感受到了沉重
恍惚不定
照旧似那不语的轮回
珍贵的瓷瓶远离尘嚣
匠人们脆弱的心事
在底座永久不安地感慨
某种痛苦，有时
隐约如春天萌芽
种子播得愈深
悲剧就愈没有形式

4

其实我们从未好好享受过
白昼和黑夜
向日葵日落而歇
渐起的灯火
使你我一同陷入陌生的留恋
无法表示出的呢喃情话
敏感地脱下睡衣
人类的亲切，于是
又涂满了征服的色彩

走出家门
便有一种古怪的影子耸立
不知名的钟声
漫过激荡的心灵
振动着每一尺脚步的距离
胃里的食物在高声诅咒
一个开端刚从香烟中
袅袅升起
顷刻就被伤感削得粉碎
在拒绝中寻找
一段年轻的历程
你如同裸体面对着观众
害怕失去呼吸
使我们一直不能肆意接近
辉煌的不朽
而那不朽
孰知正是循环的残杀
愿望是片长年不衰的森林
真正的绿色
却没有一次拥抱住
能够不忘却时间的美好记忆
生存的模糊，犹如
鸟儿飞翔的翅膀
一个个错误的故事
全躲进牙缝
至死还在模仿
生动的理智

5

墙垣带着醉意
向游人吹嘘浩劫的神秘
箫乐传来
一群孩子听得满脸皱纹
斜巷展示着
某种失败的预谋
高楼窗台的紫罗兰
终日嫉妒地俯瞰
来来往往人流的服饰
生活的变奏，暗藏
承受的崩溃
是重复，渐渐萎缩的重复
让人类认识到自己的神经
还够跳动

6

那被刀刃般的手指
一页页切开的历代名著
惊醒后绝望地看着
抚摸它的读者
于追逐深刻时倒下
一种宗教，于是将
甘把个性献给祭坛的血液
统统输入苍白的神话
世纪前的一场大雪

恰是为纯洁都选择了匍匐
而感动纷纷的
然而，当冬天不再是冬天
人们勤奋创造出的
却是一池满意的烈性酒精

7

麋鹿奔跑着消耗它的蛊惑
剑齿虎冷静地舔着挣扎
恐龙的告别深不可测
海洋的疯狂
卷出了人类第一对
不懂哲学的情侣
在自由还未学会语言的时候
战争早于金黄的田野
睁开了眼睛
你的孤独
首先来自胜利的山谷
没有回声
其次是一开始形成的世界
就成了梦境
纪念的旗帜在雾中飘动
沉闷的路清晰地显现
最初的誓言
几千年过去了
由于希望
你迄今仍未得到，一种

简单的安详

8

地平线似冬眠的巨蟒
冉冉而升的太阳
心力衰竭
交替了几万个的早春
清冽的空气散着持重
带着惊悸基因
徜徉于水泥大街的生物
并不知道他们的脉管
已出现锈斑
长长的高压线仍执著地通往
濒临解体的队伍
而那
深晓黑暗能产生丰富的老鼠
此刻正为未来准备
有关耻辱会崛起的献辞
你永远不可能明白
赞美,将意味着什么
正如谁也不愿低下头颅
忍受那关键时
又一次
丧失的表白